

浮生岁月·

## 通往城里的路

张雨桐

月光轻柔洒下,村庄被银辉笼罩,四下里一片静谧,唯有虫鸣与树叶的沙声交织。村口那盏昏黄的灯摇曳不定,铁蛋站在那儿,灯笼在手中晃着。入秋了,蚊子依旧猖獗,咬得他烦躁不已,边挥手驱赶,边急切地张望着,满心盼着从城里归来的表哥。

远处出现一点微光,铁蛋眼睛瞬间亮了。微光渐近,一个修长身影显现。“表哥?”铁蛋试探着喊。“是我!”表哥从牛车上跳下,戴着眼镜,一身城市青年装扮。

两人沿着小道并肩走着,铁蛋满是好奇:“哥,你在城里干啥呢?”“读书呀。”表哥笑着回,顺手脱下外套。铁蛋小声嘟囔:“可别人说你是去城里享福了。”表哥只是笑笑,没接话。

回到家,铁蛋偷偷趴在墙边,听表哥和父亲交谈。得知表哥考上了大学,父亲让他去看看姑父。随后,父亲吩咐铁蛋提灯笼陪表哥出去转转。一

路上,铁蛋心里像揣了只兔子,七上八下,始终闷闷不乐,表哥也没多问。

到了表哥家的老房子前,表哥让铁蛋在外面稍等。铁蛋靠着大树坐下,不禁回忆起过往。曾几何时,姑父醉酒后对姑母又打又骂,年幼的表哥只能在门缝后,又惊又怕地瞧着,不敢上前阻拦。表哥心疼姑母,提出用学费给姑父买酒,不想换来姑母一记耳光。姑母哭着告诫表哥,一定要读书,不然只能重蹈姑父的覆辙。

后来,姑父到学校强行给表哥退了学。可第二天凌晨,姑母就悄悄为表哥收拾行李,送他去车站。姑母塞给表哥车票和皱巴巴的钱,哭着叮嘱他到城里好好读书,千万别回来。表哥望着站台上抹泪的母亲,泪水夺眶而出。

表哥去城里后,住在大姨家。起初,姑母骗姑父说表哥去学手艺,可一个月后被姑父发现真相,姑父大发雷霆,从此四处

说表哥是白眼狼,去城里享福不回来了。第二年,姑母生病离世,表哥却未能回来奔丧。

铁蛋正沉浸在回忆中,猛然发觉时间已过很久。他喊表哥,无人回应,走进老宅寻了一圈也不见人。直到后院,他看到月光下,表哥跪在两座墓前,泪水不停地流。微风中,铁蛋隐约听到表哥的自责。后来才知道,这两座墓,一座是姑母的,一座是因酗酒去世的姑父的。

第二天清晨,表哥就准备返程。他坐上牛车,笑着鼓励铁蛋:“铁蛋,好好读书,考上城里中学就来找我!”铁蛋一时没出声,等回过神,载着表哥的牛车已走远。他赶忙冲着牛车大喊:“哥,你在城里等着我!”表哥似乎听到了,站起身来,远远地挥手回应。

太阳升起,金色的阳光照亮了表哥回城的路,也为铁蛋照亮了心中未来的方向。

作者为信阳市第三小学南湾湖风景区学校 六(4)班

诗品时空·

## 茶乡浉河港(外二首)

蒋志明

舒心入茶乡,长路通山岗。敏捷登之巅,一派好风光。茶乡浉河港,满园茶飘香。登高望远处,茶树一行行。春风吹绿山,茶树把头点。采茶姑娘忙,手起茶落筐。制茶师傅精,毛尖送上唇。文新来引导,茶乡更美好。明前茶金贵,贵在时令上。茶人白昼忙,好茶泡香汤。毛尖美名扬,宜居大信阳。

## 家乡小河

舒爽下河,长水流过。敏锐洞察,捉鱼摸虾。小河弯弯,绕山而转。亲亲小河,往事多多。靓丽村庄,顺水而畅。青山秀水,环境优美。鱼米之乡,令人神往。人杰地灵,代出才人。小村虽偏,远近闻名。欢迎诸君,自驾光临。村民热心,美食盆盆。来也舒心,去也长鸣。来去敏捷,好个村野。

## 家乡渡槽

家乡渡槽,引以为傲。长虹飞渡,旱涝保收。五岳西干,完工三年。小村一景,欢迎游玩。油菜花开,蜂拥蝶来。小河穿境,杉木成林。环境优雅,踏青赏花。舒爽玩耍,长乐桥下,敏捷跳跃,好攀爱爬。吾少之时,背书桥下。作文篇篇,洋洋洒洒。如今喜文,常写山村。故园寻梦,美梦成真。追梦之心,永驻青春。爱吾所爱,追求不懈。奋发进取,拼搏未来。未来可期,满怀期待。

## 大尖山的茶

邹晓峰

光山县白雀园镇的大尖山,美得让人心动。千亩生态茶园内,翠绿茶垄随势蜿蜒,嫩绿新芽缀满枝头。茶香四溢,茶园里人声鼎沸、欢声笑语,一片繁忙。

一群穿传统服饰、腰系小背篓的采茶姑娘走进茶园,争采春天的第一片新绿。她们纤指飞快掠过茶树,不一会儿,小背篓就满了,眼中满是丰收喜悦。山坳那边,茶农们也早早占据有利地形,展开采摘竞赛。

白雀园大尖山有机茶叶生态园有2800亩获绿色食品认证的茶叶基地。清明前后,正是采明前茶的好时候。

采茶是个技术活,要一芽一叶且叶不损、芽不散。有个叫玉玲的姑娘,双手能同时采茶,芽叶仿佛自动离枝,星雨般落入茶篓。

大尖山毛尖茶属“信阳毛尖”茶系,品质独特。其色鲜润干净、无杂质;香气高雅清新,味道鲜爽醇香;外形细圆光直、多白毫;冲泡后香高持久,滋味浓醇,回甘生津,甜润鲜爽。我轻呷一口,顿觉神清气爽,不禁赞叹。

大尖山生态茶叶公司自2015年成立,研发出信阳毛尖、红茶、白茶、黄金茶等多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,获世界级、国家级荣誉奖项。2017年,在中央办公厅驻村帮扶党支部支持下,其生态无公害茶叶销往中直机关,品质获认可,产品供不应求。茶园基地年加工干茶4万斤,销售收入1000余万元。

“青山秀水育佳茗,茶香诗韵聚浓情”,来自雀园镇大尖茶园观光的游客们,你们可有相同感受?

至亲至爱·

## 在山的褶皱里,长眠着我的父亲

蔡厚炳

一

三十六岁,父亲,结束单身青年生涯,收敛桀骜不驯性格,与小九岁的母亲携手,走进歪歪扭扭的草屋,共同筑起清苦小家。

辛苦一天,工分,跌跌撞撞,被“钉”在工本上,父亲,矮敦身体,已忘记疲惫。他深信,只要肯干,实干,日子,一定会好起来。

大红花香烟,躺在乌黑的大方桌上,时刻担忧父亲粗壮的大手擒拿它们,每天,至少得有四十个兄弟,翻山越岭,探寻父亲的肺,究竟有多大的活力,把它们征服。

从形影相吊,到二人世界,直至三口、四口、五口之家,父亲,已觉肩膀有些沉重。大红花香烟,九分钱,父亲每天抽两盒,减到两天一盒。

二

春风,摇曳着可爱的身姿,挤进山沟,带来振奋人心的消息,农村,土地,承包到户!

顷刻,生产队长、会计,失落情绪,涌上心头,写在脸颊。老少爷们,开心备至,婶子婆姨

从鸡窝里掏出一枚鸡蛋,炒个下酒菜,晚上,大多数人,笑了又哭,哭了又笑,这揪心的土地,咋才承包到户?

粮仓,腰身开始挺拔,生活,飘荡笑容,慢慢抚慰老屋额上沟痕。父亲,深吸口气,吸掉半截香烟,双手叉腰,似有宏伟计划在心胸。

农村,吃饭问题,已经解决,闲余劳力,涌向城市,农民工,这个多彩词语,光荣诞生。

父亲,向来不服输,岂能守着田地度日?思考再三,决定贷款,买榨油机!一切工序,正常就绪,庄稼人的欢欣,在油槽里化为动人的歌谣。

三

生意,越来越火,休息时间,明显减少。夜以继日的劳作,身体,不再健康,红灯,悄然点亮。母亲,弱小身躯,扛下负重。

九十年代,第一个春天,温馨,姗姗来迟。年饭桌上,笑容,努力爬上父亲葡萄干似的脸颊,枯手,勉强举起酒杯,我心一怔,岁月,正在吞噬父亲的坚强。

农历,正月十七上午,老天,恩赐父亲的时间,已经用

分秒计算。父亲眼睛已成定性,仍在努力迟缓的搜索,三个孩子在旁,母亲强忍泪水,父亲仍在等待,刹那间,有人明白,他在等待他的亲弟——我的叔。

叔,一直单身,此刻,弯腰跪在父亲旁边,泣不成声,哽咽表达,父亲眼角,挤出了痛苦的泪水。仙鹤,伸长脖颈,等待多时,无奈执行上帝派遣的任务,载着父亲灵魂,永远,去了天堂。

三间土坯屋,在嚎啕中,站立不稳。煤油灯,竭尽全力,驱散我们心中的阴影。

小山,矮小,孤零,今天,要和父亲永久的结缘。倔强好胜的父亲,躺在他的领地,与山风对歌,与星月相伴,听松涛,吟人间杂陈,闻鸟鸣,啄破惺睡抚晓。

多年以后,农村,已与城市拉近感情。水泥路,替代小土路,承载欢快脚步;小洋楼,容纳土坯屋,装满爽朗笑声。禾苗,绿油油,一洼洼,粉饰着广垠原野;谷物,黄灿灿,一茬茬,努力稀释庄稼人心里

的乡愁。每年祭日,我都会认真告诉父亲,农村,正在享受春天热情的雨露……